



“家住自贸港”中小学生征文

本报自2025年12月8日开展“家住自贸港”征文活动以来,众多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踊跃投稿,现在我们从中招优刊登第三期。本次征文截稿日期为2026年1月9日,欢迎老师和同学们继续投稿。让我们随着同学们的妙笔佳作,一起感受海南自贸港的精彩蜕变吧!

“天涯海角”新解

海口山高高级实验中学高二(11)班 殷蒋宁

语文课上,老师写下“天涯海角”四个大字,问我们想到了什么。同学们异口同声:“遥远的地方!”我举起手回答:“老师,我觉得它变‘近’了。”教室里安静下来,老师看着我,鼓励地说:“你说说看。”

我的答案,藏在爷爷那本边角卷起的旧相册里。首页是一张黑白照:年轻时的爷爷站在两块巨礁前,身后是苍茫海天,照片背面钢笔字迹已然模糊:“一九六五,赴天涯海角,此生足至地之尽头。”爷爷说,那时从村里去三亚,土路颠簸辗转两天,见到那刻着“天涯”“海角”的巨石,真觉得走到了陆地的终点、世界的边缘。“那时心里空落落的。”他摩挲着照片,眼里有彼时海风般的苍凉。

我的答案,也藏在爸爸的智能手机里。他的朋友圈消息里,有一张同样构图的照片:我站在爷爷曾站立的位置,手指比着“耶”。我身后巨礁依旧,不同的是,礁石旁延伸出去的,是宛如白色飞鸟的三亚国际免税城,更远处,海棠湾畔一座座星级酒店勾勒出曼妙的天际线。爸爸配文:“带小子打卡天涯海角,他说这不像‘尽头’,像‘客厅’。”是的,在我眼里,那两块曾象征遥远与隔绝的巨石,如今更像咱自家迎接八方来客的“客厅”背景板。来自北国的候鸟老人、拖着拉杆箱的购物游客、说着各种语言的皮肤各异的外国朋友,都在这“天涯海角”悠然穿梭,用手机扫码,与世界瞬间相连。

真正让“天涯海角”在我心中彻底“拉近”的,是上周的研学。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崖州湾科技城。站在规划馆巨大的沙盘前,我惊呆了:这里没有“尽头”的感伤,只有“起点”的沸腾。南繁硅谷的试验田里,水稻正在“冲浪”(全循环智能灌溉);深海科技展厅中,模型展示着如何从万米海沟探寻生命与能源的奥秘;国际学校的设计

图旁,贴着不同肤色孩子的笑脸……讲解员姐姐说: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,这里会是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,是深海深空产业的前沿。古人眼中的‘天涯海角’,今天是我们拥抱世界、探索未来的‘出发角’。”

那一刻,我忽然全懂了。我跑到室外,面向真正的大海。海风拂面,是充满活力的气息。爷爷的“天涯海角”,是心理的“终点”,是面向中原背影的怅惘;爸爸的“天涯海角”,是风景的坐标,是面向世界敞开的大门;而今天,我站在这里,这片土地告诉我:它已成为创新的灯塔、梦想的锚地。

思绪又回到课堂,看着黑板上的“天涯海角”,我清晰地:“老师,我觉得‘天涯海角’代表的含义发生‘变迁’了,从‘尽头’搬到了‘起点’,从‘偏远’搬到了‘中心’。它不再是人们走出去的终点,而是世界走进来、我们走向更深远未来的起点。”

教室里掌声响起。我知道,爷爷相册里那个孤独的“尽头”永远留在了岁月中。而我,正生活在一个“天涯海角”被重新定义的时代。这里,是海的方向,永远通往无限可能。

小AI点评

文章立意新颖,主题厚重,紧扣时代脉搏。作者没有局限于“天涯海角”的字面含义,而是以“三代人眼中的天涯海角”为切入点,巧妙串联起个人记忆与家国发展,层层递进地诠释了“天涯海角”的含义变迁,最终落脚于海南自贸港发展的时代背景,让文章既有温度又有深度。

海的“接口”

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中高二(3)班 黄子婷

我生长在海南一座依港而兴的县城,海风常年裹挟着咸涩气息飘过街巷,码头的汽笛声与海浪声交织成最美的“童谣”,伴随着我的成长。而我的阿公,总喜欢坐在他的渔船上,絮絮叨叨地给我讲述他与海相依相伴的往事。

小时候,我陪阿公登上铜鼓岭,他望着远处那片翻涌的海,用手比划着说:“我十六岁摇橹出海时,海只有这么大,现在它已经变得更‘大’更‘远’,远到我的渔船去不到的地方。”

阿公总喜欢给我讲他以前出海的故事,他笑言自己能在风声里读懂风暴,能在浪花里预判海潮。每次修理祖传罗盘时,尽管阿公的双手布满老茧,但动作轻缓如安抚婴儿,嘴里喃喃自语:“船是活的,海也是活的。跟活物打交道,靠的是‘接口’对得上。”那时我不懂“接口”,只见罗盘磁针稳稳指向他心中那片亘古的南方。

后来,海南自贸港建设热火朝天,清澜港的塔吊刺破天际,货轮汽笛声盖过了渔歌,阿公的小渔船在集装箱货轮的映衬下,轻得像片羽毛飘在码头。他开始整日擦拭无用的罗盘,直到研究“智慧海洋”的年轻人登门拜访,求教于阿公。他们卡在了对一片暗礁区水流“脾气”的描述上——卫星数据在这里是温柔的空白。

阿公赶紧从里屋拿出油布包裹的手绘海图,手指在发毛的边缘移动,激动地说:“立夏后十八天,水下三尺有‘回头流’,像老牛喘气。”年轻人狂喜,他们架起设备,将“海的脾气”转化成一行行建模参数。那天,在“国际航运服务中心”,调度员指着大屏对阿公说:“按您‘牛喘流’的参数调整后,这片海域模拟通航效率提升了百分之十

二。”阿公的手指第一次触碰到发光的平板电脑,苍老指纹与数字光影重叠——两个“世界”的“接口”在嗡鸣声中悄然链接成功。

我们回去路过清澜港,夕阳下万吨巨轮入港,远处小渔船正收网归航。阿公停下脚步,对我说:“你看,大码头、小码头,都在一个港里了。”他伸出手,用手指“框住”眼前一切,缓缓合拢手掌,像船长握住了舵轮。

我忽然明白:海南自贸港链接的不只是货物与资本,它更像一个重新校准的罗盘,一端指向蔚蓝大海,另一端接入“数字海洋”。而阿公他们这一辈老渔民的手绘海图与航海知识,就是那枚不可替代的磁针,成为两个浩瀚“世界”间最灵动的“接口”。

港口的风拂过脸颊,带着海水的咸湿与时代的暖意,我知道,这片海的故事还在继续,那些扎根于此的传统与奔向未来的现代,会在时空的坐标里,找到属于彼此的“接口”,指引着每一艘航船,驶向更远的远方。

(指导老师:薛向伟)

小AI点评

作者巧妙将“接口”作为核心意象,既承载着老渔民与海洋相处的古老智慧,又象征着传统渔业文明与现代数字海洋的碰撞融合,立意新颖且富有时代温度。细节刻画生动传神:阿公擦拭罗盘的专注、描述“牛喘流”的激动、触碰平板电脑的局促,均让人物形象立体鲜活。

老街焕新颜

海口市海景学校八(5)班 欧雨萱

海口的晨光总裹着一层蜜色的温柔。我蹲在骑楼老街的廊下,看阿公把新晒的椰蓉铺在竹匾里,雪粒子似的闪着光。廊外的三角梅开得正盛,红色花瓣落了满地,像是谁不小心打翻了颜料罐。这是我熟悉的海口,却又和记忆里的不太一样了。

几年前的骑楼老街,像个老态龙钟的老阿婆。青灰色的廊柱爬满苔痕,几家铺子守着褪色的木招牌,“吴记糟粕醋”“王妈椰子饭”的漆皮掉得斑斑驳驳。那时我总跟着妈妈去买菜,石板路早已被磨得坑洼不平,卖鱼丸的阿伯扯着嗓子喊“新鲜马鲛鱼丸嘞”,声音弹到老墙上,散成一片模糊的回响。

如今的骑楼老街像被施了魔法,披上新装,焕发新颜。清晨七点,阿公的椰蓉摊前多了块双语木牌——“海南特产,自贸港直供”。在一旁,系着靛蓝黎锦图案围裙的阿婆和子女正对着手机直播:“家人们看看这个椰蓉,现摘椰子现磨,煮米饭、做甜品都能配着吃。各种椰子制品,包邮到家,售后无忧!”

晚饭后,我跟着妈妈去骑楼散步。她指着新挂的“侨批文化驿站”招牌,说:“从前华侨寄信回来要漂洋过海耗时颇长,现在跨境快递三天就能到。”转角处的老邮局变成了“国际文化交流中心”,玻璃橱窗里摆着文昌鸡公仔、黎锦围巾等独具海南特色的手信。晚风里飘来隔壁咖啡店的香味,几位外国游客点了兴隆咖啡,再加入海南特色生椰浆,调得刚好,喝得开心,连连点赞。

夜色里,骑楼的灯火越显明亮,我们脚下的石板路,正载着老故事与新梦想,一步步走向更辽阔的远方。我忽然懂了,建设海南自贸港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,而是阿公椰蓉摊前的双语木牌,是日益普及的海南特产电商直播,是咖啡店外国游客的笑声。

(指导老师:李莉莉)

小AI点评

文章以“骑楼老街的变迁”为切入点,将视角聚焦于日常场景——阿公椰蓉摊的双语木牌、阿婆的电商直播、咖啡店里的外国游客等,让“自贸港建设”变成了具体可感的生活细节,既展现了作者的观察力,也让文章更具感染力。

广告



结婚启事

2026年1月4日 星期日
农历乙巳年十一月十六

新娘 潘桂煥 新郎 付平

于公历二〇二六年一月四日喜结连理。芝兰茂千载,琴瑟乐百年。一生一世执之手,不离不弃共白头。特此登报,敬告亲友,亦作留念。

喜结良缘 同喜同贺